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50
6



文庫 11
D 57
6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柯潛評女事
六蓄羣材俱
而上用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
 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
 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
 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緝按
 此言上州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
 則下爲之。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春通齊諸侯如漢負海子七十里。

管子

卷第二十二

一

花齋藏板

010190551062

郭正域評用
入勸下各有
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困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招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積技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善賦評勝非
善下致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
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花齋藏板

先其秦評一
本鹽鐵官市
極耳文極便
極巧三代有
之至漢武以
下絕矣
張栻評此篇
甚精詳曲折

海王享評周
禮有鹽人掌
鹽之政令以
共百事之鹽
而下開鹽筴
之征王者庶
畔之世則然
亦世用財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嬰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
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
負海之利。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
五升少半。少半猶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靡不得籍
官於山海亦
世道升降之
權術也

揚慎評商生
利者也謂日
利二百萬

升少半。吾子謂小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釜。釜十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
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
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升加一疆。釜百也。升
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禺筴之商日
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
二百萬合。為二百鍾。春通筴。市賈之計帳也。十日二
禺筴。以一禺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張榜評此言
鹽官之利而
預并鐵官總
算於此共得
六千萬別一
法也與四倍
實處同法

管子 卷二十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今吾非籍之諸君籍則當出一國而有二千萬人矣。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利國則然。便。用。後。系。孔。之。也。也。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六十已上為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一萬人焉。故能有一國之籍者。六于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葉冰心評因
鹽官并及銖
官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千萬。是一加兼二國入籍之。正為六千萬。鐵正在下。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今夫給之鹽。幾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鈹。羊。昭。反。行。服。連。車。名。所。以。載。輅。羊。昭。反。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作。器。人。挽。者。輅。反。者。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管子

卷二十二

四

花齋藏板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耜鐵之重。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

勝。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

雖無山。而警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釜十五。吾受。假名有山。警鹽於吾國。於吾國爲耳。釜十五。吾受

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

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釜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糴官之指。何太

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張榜評百錢。一釜吾以百五十取而受之。以二百賣而止之。較原價得一百。

梅士亭評。因八山海一味。富國與民同利之意。漠然矣。

年養純評謂。終焉不免。天子與爭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

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

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决川。一往赴海。不

復可塞矣。剪蒙檀。以助式正。寧權奇之正乎。但爲君

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誦。微桓。天下

騷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

無不哀。而與利。無與利。而不亡。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未

以寬本。未爲非筭。但平準坐市。不可耳。由海在天

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土民安。得主。非由而授。未

有不主於君也。况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澤

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

下爲家。古一畿一國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

由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

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日用飲食而不知呼誰之澤乎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田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

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疆而非論許以愚民也

梅士亨評君操其柄故粟藏曰君利亦自君蓄不待乘民之不給以尊利

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然國熙熙盡聽大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處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買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唐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禹新評家兼并以致民飢用之罪實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等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石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也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於食者謂家富之家收穀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卷二十二 七 莊齋藏板

不給。以。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也。餘。不。足。分。并。財。
利。而。調。民。爭。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

鑄幣而無已。仍。冷。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

君。若。不。能。使。家。富。侵。奪。貧。弱。不。能。致。理。也。維。鑄。幣。無。限。極。

而。與。人。徒。使。家。富。侵。奪。貧。弱。不。能。致。理。也。條。逆。明。語。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瞻。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民利則若利
什倍也

委。不。足。也。故。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

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積。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

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

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張樂評歛
散重自得其
平

唯歛政評射
泄二語新貴

禾。耜。械。器。種。饑。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象。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與。之。則。豪。商。富。民。所。乏。便。是。利。人。不。可。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秋。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朱長春評
重千二者
不平歸平

朱長春評
謂游手未作
不在投田之
戶但據戶而
籍則戶之外
虛得養矣
梅士享評五
者偏行而不
盡故征湯易
供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核
人君作民間
一六國戶大
其主名可差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
 是。使。人。毀。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收。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正。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亂事不給故
後儒有疑周
禮衡亦於國
服美之

李泌評物有
輕重而准以
御之故謂

郭正域評細
衆抵距衡託
之國以起功
賞孤繼之害

管子

卷二十二

神齊藏板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委積之物也。所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扞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管子

卷二十二

十

神齊藏板

朱長春評本
議不了忽起
家三國大發
議方引八地
勝有此龍兵
法有此陣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苻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
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
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
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
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_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
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首
龜澹澹結法
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
即照

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
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
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
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權似乎常平便
民之法悉其穀物于尊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
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毋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重聞捷于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一
管子

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子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籍於號令。使去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書劫于市哉。管子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三歸反玷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見鼎履後人行之。如芥之周禮耳。其昧耶。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川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張長春評篇
敢難解後局
評疏而論之
亦意逆之耳
八指或可通
小參差可
不亦其解

論管評軌數
詳悉

人若下由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積。古莫之。春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管子評此
篇總之相四

之謂下而多
方均施視歲
之豐凶而善
為穀散穀與
幣時以為衡
幣以為上下
穀多則以幣
穀少則以穀
其食而不困
且及以幣飲
萬物幣盡在
下而萬物盡
降於上此君
民兩利之術
也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
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
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
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
于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
乘之幣春通環乘法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
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大家眾山田問田
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
春通此有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
省補之音民也

地權評名補
以滿准注最
長

吾所寄幣春通寄幣即息幣於于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
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闕田春通以餘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春通即上
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春通與
十應此言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春通
幣下言穀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番券償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春通
息穀又以以穀准幣環穀而應幾國奉決穀反准賦
軌幣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春通即上令日
十日而具之法

朱長春評兩
袖出入上下
江南棧積戶
質庫質之廢
后也又言人
兩頭賣一盤
一田大要亂
法主此兩廢
曰軌曰環曰
未皆透轉之
戒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瞻則且為人馬假其
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
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
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假幣國幣之九右
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
重買市廢著之法歛萬
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
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
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瞻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郭王威評
流下急滿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
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
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
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朱長春評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弱免於營書家富無所牟擅民皆皆而峻功時此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籍於官而天豪專其重矣又無儲於

富人而猶實居其虛與此而利相反朱長春評其務布帛假補不足農阜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設法之穀下滯積半焉歸賦此政之中有求民與食交足

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繚衣。夏單衣。捍罷累箕。勝籬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貨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也。上布黃金九千。以幣幣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廣。下牛馬。為上粟。二家。上。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其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子曰。牧于野。故田外之

沈氏新評說
輔時矣而
時又以調本
端

楊氏評榮屋
其也惟廟有
之官中惟廟

節不可樹恐
蔽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
稍室奉棺槨

與軒子租杖
高明輝輝傍

同其異詞各
賦其工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官室。老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以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口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殮。先王之思于民如此。春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各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

黃震評及折
山租租密而
法若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官室。老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以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口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殮。先王之思于民如此。春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各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六
七
齊威

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沿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生。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年。故我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制，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管子對曰：管子輕重八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糴童

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

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

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叁，三年與少半

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叁之一不足

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壑，古地凶旱水洸

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

山之陽，精干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劉勰評入地
之權皆出于
天權

朱養和評竹
披風入輕峻
無倫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
備准下陰相
隸若廢著之貴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本也故率則不平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
無權而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朱養純評上
十去九數甚
當

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
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贏
守豐之賤。兩質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凶而
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筭豐。則三權皆在
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穀。筭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沈繼垣評流
策故爲十爲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
賈百是上一可爲十
可爲百也。故曰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
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
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
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
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

揚沈評守數
平流語確然

柳士亭評高
仁高慈孝乘
八之信足而
之禮義之

道乎。管子對曰。存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
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爲賈。以政爲決。塞平准。乃
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乎。又
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買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洽也。
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
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
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
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

朱養繼評理
常而製法變
真

沈鼎新詞趙
時勤業勤行
乃以善民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春通仁慈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務
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
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筴常決運其丰
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稷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
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
已盈則有過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
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
一金衣以道官教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
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
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
是用教國上下其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

柳士亨評每
樹蓄必求其
能者而給官
優置之所以
惠養黎民無
所不盡其心
至五官拔之
以較賢乎進
教以重民
行矣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
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
世之言典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
俞為禍篤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
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構
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莖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衰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
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其穀
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蹶而斃然後置四限高下
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
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
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
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安之數也六
家者節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何濟評五官
六家初解會

楊慎評此令
君樣

楊慎評詩記
可以備行彈
義可以古吉
三者合持為
樣行當是禮

朱長春評國
機三言奇體
亦奇以疾徐
完上以度法

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古得失以為未教詩記
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樣筆永反說反與柄同春通上五官
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樣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禁繆引下此
又家隱脉周
以下無矣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祭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

沈昂新評以
心為國殊森
係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
禁者革而不革心故問心禁一
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同心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
國機徐疾之極筴也下矣古先王

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
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
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
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蹈躄之不若哉禹氏王汝漢
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
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
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桓公曰
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末聞無資數百里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
穿

也求物反穿地也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
泉曰關求月反此龜為用者
其數可比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
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
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周元會評說
龜所自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

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

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價也。而藏諸秦

臺秦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

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

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丁氏

粟足可共三軍五月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

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人粟不敢受寶質桓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革篋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支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于

金五貢制申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

流春通申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實取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劉銀評敘事

葉水心評忽人東海一段寄附

李泌評無貲辭更切

晉震評民皆
疑好良然

管子 卷二十二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實蓄
而以號飾所謂與令
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
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
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
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
化舉乘時之法也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沈博新評肥
故需幣非輕
故土祿虛

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
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
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
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
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
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歛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
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
少而在官之傳土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
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
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
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夫夜寢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四

花齋藏板

孔頴達評勤
其行幣自然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
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用不使農作勤也
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宋養和評三
意何可見于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忘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

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之

明山之會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筭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惟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奏而准以軌
利權不下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桓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

在大夫矣。國歲及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匹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匹。故天子夫其

賈農評天子不攬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入非也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以

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

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

其出以明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匹。由

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詩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

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千室之邑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

穀去參之一去滅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

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糶也則魏李悝行平糶之法

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正域評與
以收穀大有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為穀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之輕重無不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搃國策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

用買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

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

以盜國背君况於利策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

二主享評此
古上能致穀
則穀不洩於
天下直國策
之得而豫備
以待凶荒師

旅者也

經樞評守重
流原非閉羅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之穀。不定而自平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凶家藏於篋。春演殘國凶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散所以為何。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惺圭之口。所不屑道。

慎評王伯
言了然道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八

管子

正評藏儲
言可為寒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
 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
 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斂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
 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斂之無窮幾
 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
 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策之不如上策之然而以時策
 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
 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括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貧家
 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桓公曰何謂
 又不如長平母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
 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
 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

程敏政評權
輕重為據散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
 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
輕散幣
 而據穀穀重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筭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
之重賈益分以幣准軌是上之二
 分下一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土二歲而
 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征之籍
 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
 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
 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
 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土而一下曰復筭明歲復准

何俊良評欽
三賦七則什
去土而為奔
以會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夫無什於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
去七君欽三上賦七春通欽三賦七正是什
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勝悅評乘時
疾徐與上乘
時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氏新評財
終有始亦巧
於專

世則為祔。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春通威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
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
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射利而擅靡。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
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
大轡也。

乘養絕不日
重則則荒價
與平價異

大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
價也。重用若干
于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
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
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
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土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
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

為黨為州齊雖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

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

就而庸之一日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

而所以決畢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

也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

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

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

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今刀布藏於官

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

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淮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

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

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

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圉牧獸人之養也

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必則減之既廩稱事養

其縣秩

管子 卷二十二 法法

管評准價 魏後等皆隨 聖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管下之術

朱長春評漢
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
此通筮合游
又無濫乎不
以儉示而以
後岳一時之
權非國法也
平伸之不捨
互信乎班班
禮政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刻民之用。牢筮通。而國筮乃通矣。大夫家大夫。合游。無時。刻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刻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甘。春通合游。如社會。飲之類。燕會之者。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筮。因通焉。大夫時會。刻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筮也。謂之通。

管子評權宜
因地勢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汎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分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質。可求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筮。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筮。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
 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庸傾為廢居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乘時以調耳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管子卷二十二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
 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玉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張榜評攷據
 地數目用詳
 纒適古

魏樞評陶天
下及刈菑語
加具

楊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雲珠玉澤此
亦友之見樂
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錯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葉水心評金
從水出以制
用

沈島新評天
地財利善則
之便不端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鐘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兄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術論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術論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難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管子

卷二十三

三

管子

孔穎達評亦
究一意

鼓十二斛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
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遠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咄鹽百口之

家百人。咄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益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蕪。煮沛水以

張際評行權
以宜民不

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母聚備者。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而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奇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曾子評善用本且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宋長春評散散敘次文議俱有可觀。而奇聞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梅士字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鄭正城評列
述聖大會

骨氣遺古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浦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非用禹氏之王

禹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

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以

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雀

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皆以雙武之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

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

飾列大夫中大夫也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

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上亦其猛獸若從親戚

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質裘士大夫以上衣裘大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

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

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

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流鼎新許用
原隨人非堯
舜必用數

揚流許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通春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朱養和評守
甲月日使新

沈維垣評輕
重法甚嚴制

不足以共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目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毀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毀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夫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君之臣語奇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春通讐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郭正域評因兵會農而賈人得利非策也

非沁評上操本始利如言所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反無乘於兵加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塗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塗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賞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殺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
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

正評列在
將輕以制重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
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
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蘇試評調用
請賞法極周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苦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
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
之問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
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氏新評
管子
天下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
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
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二
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二

周元會評人
謂兵食何可
去
蓋張評守平
虛與禍若何
謂也

管子
卷二十三
十
七

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禺氏
邊山之玉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
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其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
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衡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詒評金
從幣幣為高
下則用利

楊悅評金
權
馬制極度矣

百里其涂遠，其至詭。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
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
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及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
之制，此亦所
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及千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一
管子

張榜評百乘
千乘高乘立
帝處確然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
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正市東西南北度五百
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及萬乘
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
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田賢評直
賜周悉故民
皆用力起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
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
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宋袁和評先
主謹如正以
防飢寒

姚樞評秦
如沐

上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
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
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
姦洙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慙
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埋鬻子不可得使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
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
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三

宋長春評三
代尚忠賢文
數珠用一如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
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敷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珠而用
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
曰燒山林破增敷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
智不足也燒增敷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劉德評曰
民安已各
者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澤以子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安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筮，童山竭。

張張評五家
之法非後世
重利之弊

沈新評好
錢與交其
弊五處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范，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筮其上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范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譏者嚴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君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因循勝彘。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謔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鈎之勢致流然。夫

海上亭評伊
必不以游
一衣繡纂
徒粟石

奪之流此好
事之說然自
可為君糾樂
者之戒

程敦政評來
財致民創議
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竈。民無以與。正籍者。子之。長假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墓。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物主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第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為
君信疑懼之
戒
蒯軾評陰陽
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敬以非聖。而召法權數之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也。亦其積心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准陰謀一策。可定千
一。故王繆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邪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岳正評五戰
義怒然

沈昂新評強
非言不足則
聖運直衡

傳載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績按如字當作之
寔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戰死事之寔。
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
通傳載。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
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
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道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
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焉。
故君請縞素而
就土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朱養純評國
勢強于民心
善去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予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龜之數。不得為侈。弁馬。券通曰
平是賈
不左不右。故
不得侈。人舟。困窮之民間。而糴之。釜錘無止。遠邇不
強。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洫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繼祖評酸
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杻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杻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杻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而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牛馬絕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罷而相繼。必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參評生不
若聚規利之
原

揚侃評益較
則收至委守
則約水

而歸。濟若流。故高杻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若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至。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鴉鷺之舍。近。鴉鷺。鴉鷺。音保。之通遠。鴉鷺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翹人。三月。解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鴉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菴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鴉鷺。彼十鈞之

弩不得棗橄不能自正故三月解旬而弓弩無匡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困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勢

難正城評室氏聚首且不捐而藉鬼神心未然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鮑以為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梅士章評前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正謂此

朱長春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日說夢耶兒戲耶

朱長春評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曰莫強是免藏而露是也

管子曰人之山池假之名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管子曰人之山池假之名

寫世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木曲隱教之
為利湯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預握
天下之權
揚慎評水齊
者齊之干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于
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
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
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其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
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俸祀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

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

之毗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

冷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

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

則北郭之毗有所憐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

倍之利

詳載評合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極至孝許若國手奕棋局局日新不必一秤之為准故于楚年燕于齊無所不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遠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土不採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是。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得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道薪。草枯曰道。有。鹽。而。又。能。善。煮。沸。火。為。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日。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米養純許楚也。農事或自人夫權之用陰也。

米長春許當時分國河川。編自能到。行有無。之。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備。同。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積鹽。而。又。能。食。圍。困。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國相減于古
不知幾矣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人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人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之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是通病

管子思

朱養純評
財身爲給爲
歛法亦便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績按：謂蠶月，君以游食筒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公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管子 卷二十三 三十三 北齊藏版

卷二十一
管子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越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一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深則新評易
次真而一怒
譏刺何極

公榜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務獨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才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卷二十三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干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宛。半歲而後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蔑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張爾評語然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孔穎達評此節有餘恤深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曰。因與癸乙。管子對曰。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

岳正評可因
不困便非好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秦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策。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和評兵
實果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戰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術。頓戰一譚。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益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餘然擊金，士帥然。箠桐鼓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燕武評慕祿
賞則無遠險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梅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自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餘昔虹漢變若水雲
他卧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必達日得以
歸塗之便哉
吾國之處亦
招遠一策耳
雖然使管子
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德
澤洽于天下
其招遠又不
正此
亦長春評豈
亦去中國甚
遠漢第河源
猶非真真嶺
也此曰八千
里意蓋非別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道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
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為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之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用之夷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徒以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
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註釋

唐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楊慎評流之
殺也飛鳥下
走此疑丁蟻
渡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新編評色澤
相好

本長春評涉
金木王壤
東南西北
都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公曰。其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効。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氏新評說
國策之成蹊
然

何憐平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管子
卷二十四
二
花齋藏板

穡賦評繼悉
單燭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

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掃切。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令。今。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

疇。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淤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土之民。

郭正域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宋春純評義
則饒澤則貧
河下民與國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鹹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戰。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戰。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孔穎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張暉評欽強求最足府怨

楊忱評食為民天少則不能令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君廢其所宜得。而欽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幣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養和評語
頌上服華

沈鼎新評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管子

卷二十四

五

花齋藏板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能
焉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八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
德日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日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沈維垣評衆
心成誠信然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會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業水心評語
曲防得體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
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趙用賢評此
入公稅猶
亦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垠壘不為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春通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為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外養純評
也籍農亦一
法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察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立取

兵。則以賜貧。毗。若此。則蒞萊鹹鹵。斥澤山間。垠壘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管子

卷二十四

八

花齋藏板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使卿諸侯

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

程欽政評城

源正誠評持

何俊良評四
秋立論新篇
關流

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曾彥奇儘錄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臆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七章評此陰謀也管子以肥已管子必不爾然取其朝天子耳

沈嘉謨借石壁以收財托天子以令人亦是誰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管子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管子輕重十六

揚雄評此語下之言笑奴之所矜謝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實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壁。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徵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居以此類。天下雖謂而正矣。

為此有道子。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各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揚雄評。卷之君圖。而求之。揚馬之友。豈而志之。是。可發策。

朱養和許行
並廢不越數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笏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此極詳應列
利於期則如
折學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笏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滷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蘇軾評又歸
劉友號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蘇軾評
劉友號令

何古而信之
一按一鼓以
決子息而於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徒則亂
年

人有錄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管子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共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
之二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易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
錙網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魯苴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其苴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
金故纂苴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苴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
謂豐稔

岳正評納東
賤西故準平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勝八合
日鍾烏侯反
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阨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禾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買之必通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通禁則放絕市擾民貧國亂

黃帝神以用衆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入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入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勳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氏評此
利子夫巧取
于人祗益其
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齋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責人，日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畫

宋長春評此
給報而近于
正端一人而
國備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絰，鶩鶩含餘，糶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梅士享許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歸巧而曲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

洽。

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

旌表也。

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貴重之。

州通之

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賣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周元會評動以父母稱其財貴誠甚深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邦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貴。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桓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蛇巨雄翡翠小鳥

皆歸之空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

買為取市未與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蛇巨雄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

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

布繒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宋長春評人

若將禁游飲

戶歸本業

三人飲

真真買

真真買

宋長春評去

樹禁游關係

程大

宋長春評上

開游此禁游

不計自了盾

乎游手游快

之民何深必
樹下眯目而
望山童子座
陰之戲耳

雲水心評壁
神國京人爭
題名矣

布絲續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壁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何俊長評放
核精

與賈爭趣節

曰君操實趣則奈何

梅主章評定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

哉之高下而

兼鋼陳戒故曰左右之流

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

已見之也

極有方

沈因新評守物以御此為極富

管子

卷二十四

相齋藏板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承籍，系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

織籍，籍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報正域評第
源至真篇

宋養和評如
此則鬼神不
能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崝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劉說評輕重
成王是頂門
針

沈氏新詩數
列數聖人之
化似此花仙
算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
腴民食之無茲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塌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十七澗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十亭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夾之變
只一局宗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木
也何異乎徒
多
榜上亭評以
後困魯梁來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阡阡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干隣
界今蠶螯也齒之有唇也蠶古蜂字螯音尸亦反言
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縑
徒奚反縑之
厚者謂之縑公服縑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一

七齊反

昔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殘而書傷不
覽盡美

梯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曰子為我致梯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梯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緹緹而踵相隨

緹息列反車轂齧騎連伍而行齧齧也上角反言其

東西連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梯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

繼新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無以給土應聲之正

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梯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糶十百穀斗齊糶十錢穀斗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澗塗其年民被白

曾參訂到底
用此術

物恒評清中而濁布理致密

張暎評即前法

管子 卷二十四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土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培也衆鳥居其土于壯者胡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村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長春評以

管子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併為之奈何管子

管子問於管子曰

管子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躬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蘇軾評亦能愚人

柯濟評與楚以戰等事亦塗義之戲

管子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四

花齋藏板

趙州賢評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為讀書無死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入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果能服楚楚豈真其爾覺卯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柳士亨評載
金錢求白狐
反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存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開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豈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以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
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管子

卷二十四

三十六

七齊或

揚性評械器
三術亦迂

朱養和評晉
割南齊削井
勢不得不歸
齊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管子輕重十八

李泌評因心
理時終有歸
着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春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入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素養純評五
四時俱從
今而寓亦
以應中民之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櫛玉。總帶玉。監朝諸

遠意

何俊良評順
春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墜龜泄非所以壽民也
亦亦耒耨懷紹給又擣權渠緄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違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鴻樞評政如
春月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干邦
在此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土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隙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為
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春正評丁夏
春正以

大衍滅二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

夏通大木大山大衍夏
曰蕃秀禁傷其長養

以春日孟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共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亦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
旺夏季性夏至之祀也記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也以夏日孟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社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小功者小祖春

張榜評奇攝

廟家也二無功者無祖春通無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十祖者所以功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以功得與于祖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朱春和評秋
至文始順時
起事與前同
忘

以夏日孟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
曰摺玉總帶錫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主聲故吹風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音應允之令

屈元合下靜
屢義微

穰穀也天
之匪更極

祭月犧牲以餽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記日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大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
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
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以養動玄筌
於然

以養動玄筌
於然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
臘月之木其器也趣。菹。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
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
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
民也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
少而能不芸之害也。宜。穫。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土。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
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日至道
之極昏昏。然。然。張。耜。當。弩。鈔。耨。當。劔。戟。獲。渠。當。脅。荆。蓑。笠。當

冰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想襍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七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